

沒有點奢侈又算什麼生活

作者:朱成玉

母親經常和我們講發生在她們那個時代的故事,她講得頭頭是道,我聽得津津有味。她講的關於“老戲迷”的故事,尤其令我印象深刻。

母親那時候還小,村里有一個從外地逃荒來的人,我們這里管這些人叫“跑盲流”的。他是外地戶,自然沒有他的土地,只好在村里的煤窑出苦力。他每日幾乎都是高頭就着鹹菜,再加一碗湯,終日不見細糧,更別說葷腥了。他愛抽煙,自己又買不起,只好弄些劣質早煙捲着抽。趕上村里開個群眾大會啥的,他總是最後一個離開,拿一把掃帚把人們扔掉的煙蒂掃到一起,然後挨個扒開,眯着眼睛,極貪婪地掏取里面所剩不多的煙絲,存儲到自己的煙盒里。

就會魂不守捨。各種謠傳不一而足,他並不反駁,只是一味地笑,嘴里不忘哼着剛剛學會的幾句唱腔,一副陶醉的模樣。

在村人看來,他是不務正業的,因為他不該享有那份“奢侈”,他就該守着他的磚窑,日復一日地勞作。有人奚落他,有那錢不如買上二斤肉,一壺酒,好好犒勞犒勞自己,何必呢?聽那兩段戲,能長一二斤肉啊?

他不置可否,只是喃喃地說,隔幾天聽一回戲,心就不那么空了。

他打了一輩子光棍兒,因為沒有人照顧,再加上年輕時身體被嚴重透支,剛過六十歲就去世了。臨終的時候,他把這些年攢下的很大一筆積蓄都給了老支書,說自己無兒無女,讓老支書用這錢為村里做點事,修修路,或者翻修一下村里的學校,也算讓村人對他留個好念想。

出殯的那天,老支書請來了一個戲班,唱了下半天的戲。如果他在天有靈,定會對自己這奢侈的謝壽儀式感到十分滿足吧。

這是個令人心生敬意的人,他于貧瘠的時

光里,主動給自己訂購了一份奢侈,這件事本身的意義甚至高過他生命尾端的那個高尚之舉。

白岩松說,當下時代,最大的奢侈品,不是香車別墅,也不是金錢地位,而是心靈的寧靜。

奢侈不是富人的專利,窮人一樣可以。沒有人規定,清貧的人就該守着清貧,循規蹈矩過日子。也沒有人規定,苦難中的人就必須千瘡百孔、唉聲嘆氣地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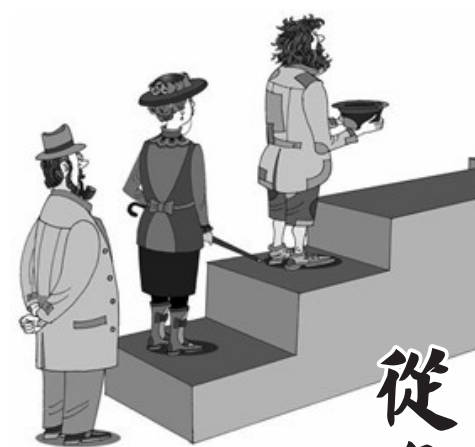
美國電影《戰爭與愛情》中醫生與護士有過一次對話。醫生認為該給傷員截肢,護士卻努力爭取為傷員保住那條腿。“對他來說,失去腿,生命也不再有意義。”“可你知道,若這次不截肢,失败了,第二次手術的費用會很昂貴。”不過醫生最終還是妥協了,他說:“冒這樣的風險的確很奢侈,可沒有點奢侈又算什麼生活呢!”

有時候,生活需要一種奢侈,那是給疲憊的靈魂敬的一杯酒。

如今,每次回農村老家,我都會為小廣場上那些扭秧歌的人感動。那些農民累了一天,有的連衣裳都沒來得及換,就拿起扇子扭了起來。



秧歌是勞動者的翅膀,不論多勞累,也可以扇動出一份奢侈的激情來。



從身份到契約

作者:周大偉

我最近正在閱讀著名傳記作家沃爾特·艾薩克森的《史蒂夫·喬布斯傳》,其中喬布斯在生命最後一段時間里做肝臟移植手術的情節深深地吸引了我。

2009年1月,喬布斯終於接受了醫生和家人的勸說,同意進行肝移植手術。但是他首先面臨着一個嚴重的問題:在他居住的加利福尼亞州,幾乎來不及等到一個可移植的肝臟。除了跟他的血型匹配的捐獻者數量有限以外,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制定美國器官移植政策的機構——器官共享聯合網絡所規定的程序,是優先考慮肝硬化和肝炎病人,而不是像喬布斯這樣的癌症病人,因為前者更有長期存活的可能性。

在4月份前後就會出問題。勞倫獲知,儘管有人持有異議,但同一病人同時在兩個州進行排位是被準許的(至少當時沒有法律對此加以禁止),但病人必須承諾兩點:一個是排位者必須能在8個小時內趕到選定的醫院,喬布斯有私人飛機,可以做到;另一個是,選定的醫院必須在把病人加入排位前對其進行當面評估。

最後,在2009年2月下旬,喬布斯在田納西州排上了隊,然後開始了焦急的等待。3月份的第一周,喬布斯的病情開始惡化,到了3月中旬,他在排位中上昇到第三,然後到第二,終於到了第一。有人預測,這一年3月田納西州孟菲斯市的瘋狂球賽季節里可能會因為喝酒而導致交通事故飆升,因而會帶來較多的器官捐獻的可能。

果然不出所料,2009年3月21日,一位20多歲的年輕人在一場車禍中喪生,他的器官可以移植,喬布斯因“禍”得福。他和家人立即飛往孟菲斯進行移植手術。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手術是成功的——它讓喬布斯又多活了兩年多。其間,喬布斯帶領團隊推出了享譽全球的iPad,昭示了後PC時代的到來。

在美國,即便像喬布斯這樣的名人和富人,想繞過合法程序在排隊過程中“插隊加塞兒”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喬布斯也從來沒有試圖這樣做過。美國的器官接受者是根據他們的終末期肝病模型評分結果而被篩選出來的,該模型通過實驗室檢測荷爾蒙水平來決定移植需求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同時也考慮病人已經等候的時間長短。每一例捐獻都被嚴格審查,網站上將公佈相關數據,申請人可以在任何時候上網查看自己的排位情況。

從排隊那一天開始,喬布斯的妻子勞倫·鮑威爾成了這個網站的忠實訪客,她每天晚上都去仔細查看排位和積分的進展。按照當時的積分,喬布斯大概需要等到6月份以後才能在加利福尼亞州得到一個肝臟,但醫生們認為,喬布斯的肝臟

一定有人對這種程序上的“公平公正”提出質疑:如果一個人沒有足夠的錢支付醫療費用,這種規則也是形同虛設。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很多實行全民醫保福利的西方國家,即便你是個窮人,只要你排位在前,你的權利就無人可以侵害。在加拿大的溫哥華,我曾親聆一個來自上海的新移民張先生的真實故事:張先生被醫生確診需要做心臟移植手術(費用可以全免),當他的排位到達第一位時,他和家人依舊忐忑不安,醫生肯定地告訴他,此刻即便加拿大總理需要做心臟移植手術,總理閣下也只能排在你的後面。

女人倚在窗子邊,朝對面望去。風微微地從河邊吹來,感覺和平常沒什麼不一樣。她住在頂樓的下面一層,街道在遠遠的下面,就連馬路上來來往往的車輛的噪音也很少傳到這里。就在女人準備從窗邊轉身離開的時候,她突然發現,對面那個老人房間里的燈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打開了。天色還不晚,外面還很亮,老人房間里的燈光並不明顯,那種感覺就好像太陽底下開着街燈,又是燈火通明的教堂里,某個人在窗邊點亮蠟燭。

女人站住了。

老人打開窗子,朝着這邊點了點頭。

他是在向我打招呼嗎?女人心里暗自想道。她所住的房子上面一層是空着的,下面一層是一個工廠,這會兒早就關門了。女人於是微微地點了點頭,作為對老人的回應。只見老人又冲着這邊點點頭,同時伸手去摘帽子,卻突然發現,自己的頭上並沒有帽子。老人轉身消失在後面的房間里。

很快,老人又出現在窗前。這次,他的頭上多了一頂帽子,身上加了一件外套。他脫下帽子,微笑着向女人這邊致意。接着,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塊白色的手帕,開始揮舞起來。一開始,是輕輕的,接着,越來越激烈。他把身子傾在窗臺上,讓人不得不擔心他的整個身體會從窗子里跌出

來。女人有些愕然地後退了一步。

這時,窗子對面的老人一抬手,將手中的帽子遠遠地甩開了。同時,他將圍巾頂在自己的頭上,將自己的頭包裹了起來。接着,他將雙臂交叉,合在胸前,開始鞠躬。每次抬起頭時,他的左眼都閉着,彷彿在向女人傳遞着他們兩人之間的某種秘密信息。女人饒有興味地看着這一切,直到她突然發現,窗子中出現了兩條穿着窄窄的打着補丁的絲絨褲子的腿。老人在做倒立!當他那通紅、滿是汗水而又興奮高漲的臉重新出現在窗台前時,女人終於撥打了警察局的電話。

老人仍然沒有停下來。他披着一條床單,在兩個窗子前交替出現。三條

一封沒有地址的信

作者:[美]南希·加文 李有觀 編譯

我家的聖誕樹上挂着一只空白的信封,上面既沒有收信人的地址,也沒有寄件人的簽名。它挂在那里已經10多年了。

這件事應從我丈夫邁克討厭聖誕節說起。其實他並不是討厭聖誕節本身,而是他認為聖誕節被過度商業化了。人們盡情地花錢,瘋狂地買禮物,把其他事都拋到了一邊。由於丈夫有這種感受,所以有一年聖誕節,我決定打破傳統,為他準備一份特別的禮物。

那年我們的兒子凱文12歲。在聖誕節前夕,他的學校組織了一場非正式摔跤比賽,對手是當地教會資助的一支隊伍,其成員大多是貧困家庭的孩子。我們一家人都來到賽場觀看比賽,看到對方選手穿着破舊的運動鞋,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兒子及他的隊友,他們身穿金藍相間的制服,腳上是嶄新的摔跤鞋,顯得格外耀眼。

比賽開始了,我發現對方選手沒有戴專用頭盔,只用一頂薄薄的帽子保護着耳朵。毫無疑問,我兒子的

隊伍以絕對優勢獲勝,並取得了所有級別的冠軍。坐在我旁邊的丈夫嘆氣道:“我真希望他們當中有人會贏。其實他們的一些選手很有潛力,但就這樣輸掉了比賽,等於輸掉了他們的信心。”邁克曾帶過小型的橄欖球隊、棒球隊和曲棍球隊,所以對孩子非常瞭解。而我的靈感也由此產生。

當天下午,我購買了一些摔跤專用的頭盔和鞋子,並以匿名的方式送給了本市的教會。



在那個聖誕節的夜里,我把一只信封挂在聖誕樹上,里面寫着我做的那件事,並告訴邁克,這是我送給他的聖誕禮物。邁克開心地笑了,他的笑容為聖誕節增添了光彩。

以後每年的聖誕節,我都繼續着這個傳統。我曾送給弱智兒童一套曲棍球裝備,也曾送給一對老年兄弟一張支票,因為他們的房子在聖誕節前一周被大火燒燬了。

在我們家,拆信是聖誕節的重要活動。聖誕節的早晨,那封信總是我們最後拆開的禮物。孩子們站在一旁,睜着大大的眼睛,滿懷希望地看着父親從聖誕樹上取下信封,然後拆開,一起閱讀里面的內容。一年又一年,孩子們慢慢長大,但挂在聖誕樹上的那只信封從未失去它的吸引力。

這一年,我們失去了邁克,他因患癌症而去世。聖誕節如期而至,我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之中。但在平安夜,我仍把一只信封挂在聖誕樹上。第二天早上,我發現有三四只信封挂在聖誕樹上。這些信是孩子們挂上去的,他們把自己做的善事寫在信里,獻給他們的父親。

這個傳統還在延續,並且會被我們的子孫後代傳得更遠。到時,他們也一樣會睜着大大的眼睛,滿懷希望地等待着他們的父親從樹上取下信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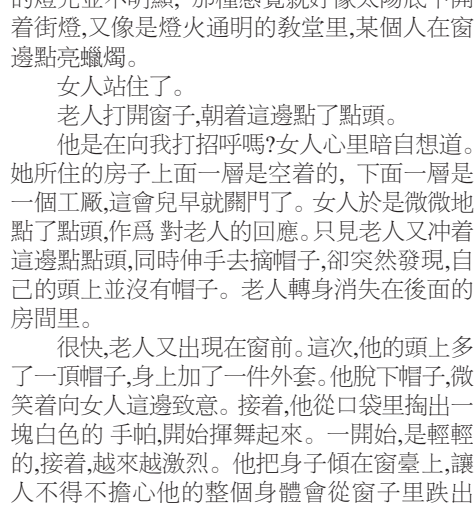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不完美的世界
擦去天空的彩虹
塗上我最愛的色彩
這是一個沒有聲音的世界
我在空室裏大叫
聽不到回音卻聽到響笑
我喜歡那重複的晃動
屏幕的上落是多麼的迷人
我是完美的更正者
看到的東西總覺得不美麗
吃下一粒小藥丸
我的腿也不會增長
狂奔於公路上
我知道那裏沒有盡頭
紅紅的夕陽還未落下

我喜歡那長長的影子
疊在短短的光影上

2013年11月25日夜
作者:魏鵬展,
電郵:ngaipangchin@gmail.com
香港作家聯會永久會員,專欄作家。香港詩人、中文教師、《小說與詩》編輯、香港作家聯會永久會員、博士研究生(古典文學 Phd),畢業於香港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碩士)。作品散見於中港台或外國的詩刊、文藝雜誌或報紙上。新詩《螢火蟲》被用作朗誦比賽誦材(第七屆當

代作家詩文朗誦比賽),作品被收入《天地情懷》(2011年)。“作為創作人,我以同情和共鳴的心看世界,希望作品能增進人與人之間心靈的感通。”

香港讀者來稿
伴你走下去



窗中戲劇

作者:[德]伊爾澤·愛辛格爾 鄭莉譯

街道以外的警局接到了女人的電話,女人在電話中有些語無倫次,聲音十分激動,以至於警察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此刻,對面的老人笑得厲害了,臉上的皺紋擠成了一團。他伸出一只手,做了個模糊的手勢,在臉上一抹,隨即,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似乎,他的笑容已經瞬間被他攥在了手里。女人一直站在窗邊看着這一切,直到警車趕到樓下。

女人氣喘吁吁地跑下樓。警車周圍已經圍了許多人。一群人跟着警察和女人上了樓,有好幾個甚至跟到了最後一級樓梯上。他們湊在一起,好奇地等待着——先是有人上前敲門,沒有人

